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一四回 宋江攻打二龍山 孔厚議取長生藥

卻說天彪、希真望見麗卿射倒奔雷車上皂衣執旗之人，奔雷車不戰自亂，當時發兩路兵殺出。卻不防左邊車上，又鑽出一個人來，一樣身穿皂衣，手執七星旗，指揮三軍。麗卿待要再射，見右邊車上也鑽出一個人來。霎時間，□數乘車上共鑽出□數個人來，都一樣裝束，手執七星旗，隨你去射那一個，那奔雷車依就轟雷掣電掩殺過來。麗卿見不是頭，勒回馬便走，幸虧那匹穿雲電快，又虧不頂著連珠落匣銃的車道，背後神臂箭一疊連射來，都吃他用槍撥落。饒你這般溜撒，右手腕下還著了一石子。那棗騾馬已飛出□餘里之外，竄過裡溝，奔雷車追趕不上。八名防牌軍，只有一個逃得性命。萬年、永清兩技兵忙來接應了麗卿。天彪、希真連忙退兵而走。赤松林內烈燄障天，李俊、史進領兵殺來，卻不防深草內伏下五千張連弩，一弩發九矢，都是藥箭，賊兵射殺無數。李俊、史進從亂軍中逃脫性命。火萬城等渡過裡溝，大驅奔雷車追殺時，官兵已去遠了。火萬城等便在天彪紮營之處屯下，等候宋江、吳用到來定奪。不多時，梁山兵馬都紛紛到齊，宋江、吳用升帳商議。吳用道：「天彪此去必守二龍山，眾位兄弟且休歇馬，可乘此勝勢，速去攻打。若破了二龍山，取青萊易如反掌也。」當時都起，將奔雷車為前部，直奔二龍山來。卻說天彪、希真等收兵回二龍山，哈蘭生接上去。希真卻在山口平地上，據河下寨，為犄角之勢。又教風會、李成速赴清真營把守，以便聯絡呼應。等得梁山兵馬到來，天彪、希真營已安妥。這番幸虧天彪備下退步，雖敗了一陣，卻未傷失人馬，亦不遺失器械。宋江、吳用追到，見天彪、希真已據了形勢，便也下寨。吳用道：「官兵一半據山，一半臨水，為犄角之勢。吾當先攻陳希真的營，破了他犄角，然後並力攻天彪。」定了主意。次日，使整頓奔雷車來攻希真。希真守住河口，急切攻打不入。天彪請希真上山，商議破敵之策。天彪道：「夜來細作探得此車名喚奔雷車，是什麼西洋人白瓦爾罕替他製造。劉小姐之計，竟不濟事，卻更用何法破他？」希真道：「此車既已利害，更加吳用這廝善於調度，如虎生翼，實難破他。今我愚見，定下一計，不知如何。」天彪道：「計將安在？」希真道：「這廝欲先攻我營，破我犄角之勢，卻吃我守定河沿，奈何我不得。我看這條河下流頭，水淺而窄，河這面平陽空闊，這廝必由此而破。若用一萬人馬在彼守住，營內暗埋地雷，用竹竿通出藥線。這廝用奔雷車來，誘他到地雷之所，用劉慧娘鋼輪火鉅之法，點著總藥線，從地下直打車底，必然可破。此橫攻不利，用直攻之法也。」天彪道：「此計大妙。但你緊守河口，兵勢分不得，待我分兵去誘敵。」遂問：「那位將軍去？」聞達道：「末將願往。」當日領了將令，分軍馬一萬，帶了地雷火炮，下山紮營，依計行事。

卻說宋江、吳用攻打希真營寨，因河深水溜，一連數日不能取勝。吳用果然親來踏看地利，見下流頭河道狹窄，水勢平漫，車馬可渡，又探得河那邊一派平陽，可攻希真寨柵，便請宋江引大軍渡河。聞達見宋江等都渡過河來，大喜，便領兵出營，在地雷之所，布成陣勢，等待賊兵。梁山兵馬出營，見有官兵，報與宋江。白瓦爾罕便教休管他，只將奔雷車上衝過去。吳用忙止住道：「休體鹵莽。這廝明知奔雷車利害，卻在此安營佈陣，前後並無依傍；我兵驟到，彼軍並不驚惶，且有歡幸之意：必然有謀。這廝見我奔雷車不能橫攻，卻用直取之法，若非陷坑，必用地雷。但陷坑之法，他先不敢在彼行走，必是地雷無疑。且將兵馬屯住，一面埋鍋造飯，一面叫李忠領掘子軍，並力去打地道。若地下遇著竹竿，便是藥線，先與他點著了，再驅兵掩殺。」宋江大喜。當時李忠領掘子軍創掘地道。那片地卻是土厚而鬆，不消半日工夫，掘到聞達陣腳下。聞達見宋江按兵不動，領兵挑戰。宋江將奔雷車橫截軍前，只不出戰。聞達領兵辱罵，賊兵亦罵，只是不出。

卻說希真與天彪都全裝盔甲，立馬上山觀望，約定三軍，只待賊兵中計，並力殺下。希真望見賊兵將奔雷車橫截面前，欲進不進，車後游騎往來不定，隱隱望見有泥絡擔走動。希真大驚，對天彪道：「此計被吳用料破也！他若掘地道，先放地雷，反受其害，快傳令叫聞達火速收兵。」一員軍官忙領了令箭，飛馬下山，直到聞達陣裡。聞達得令，急忙退兵。只退一半，早已兵兵兵天崩地塌價響亮，地雷一齊發作，一霎時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但見那半空中血肉紛飛，肢骸亂舞，聞達前隊官兵，已化飛灰。宋江大驅奔雷車掩殺，喊聲震地，聞達落荒逃走。奔雷車擁來，祝永清、祝萬年、陳麗卿、真祥麟屯紮不住，棄寨而走。天彪、希真忙接應眾將上山，折兵無數。希真的營寨盡被賊兵奪了去。

宋江領兵直逼山口，將奔雷車圍在山下，仰上攻打。幸這座二龍山山坡陡峻，而且山上礮石、滾木、灰瓶、炮子甚多，奔雷車不敢逼近山腳。宋江道：「可借這山互長，不能全圍。」吳用道：「不必全圍，只須加緊攻打，打得這廝守不住，往山後逃走，我跨過二龍山，大事成矣。今且教徐寧分兵退後，屯紮野雲渡，多多採辦材料，添造奔雷車應用。這裡再設計攻打。」宋江依言。白瓦爾罕又勸宋江將這車後翻山輪上，多加石子，往山上飛打。那石子好一側驟雨雹子般的飛上來，防守軍士叫苦不迭，只好各人將防牌邀護身體，那裡展得手腳。希真見了，記起慧娘守新柳時用竹笆子之法，忙傳令將寶珠寺後竹林內的青竹盡數砍來，連夜編成笆子，苫蓋在上面。那石子打來，都溜了開去。比及黎明，宋江已用雲梯來爬山崖。卻不防希真已將笆子蓋好，軍士們鬆了手腳，便將礮石滾木一齊打下，把雲梯打折了數□架，雲梯兵一千餘名，盡皆研成齏粉。自此，賊兵方不敢來廝逼。

天彪與希真商議，希真道：「不料被這賊猜破地雷之計，反送了兒郎們性命。」正說間，忽報：「大公子已請得孔先生到了。」天彪忙叫請來。二人俱從山後小路上來，天彪、希真直接人相見，雲龍繳令畢，孔厚與希真、天彪相見了。孔厚道：「劉小姐之病，據雲公子粗述大概，情形凶多吉少，恐小生前去，亦屬無益。今且盡心謀幹，事不宜遲，須火速前往。」天彪、希真齊聲道：「全仗先生妙手回春。」孔厚道：「那一位將軍同小生一行？」天彪對希真道：「此非仁兄不可，一者可與劉親家商議破敵之計，二者探劉小姐之病。今賊勢雖然猖獗，吾觀此山險峻，軍械全備，錢糧充足，又有風會等在清真營策應，遮莫也與他守得數個月。倘劉小姐一時不得全愈，還望再來相助。」希真領諾。孔厚將藥囊已收拾起，作辭便行。天彪請他用了酒筵去，都不肯。希真將原帶來的兵馬都交與天彪，自己止帶五百名軍健隨行，又吩咐麗卿道：「你與玉郎在此聽候雲叔叔調遣，休要怠慢。」麗卿料道不久要大廝殺，欣然領命。希真、孔厚辭了天彪，帶了從人由山後小山下山。

不說天彪與宋江相降，且說希真、孔厚下得山來，出了大路，向兗州進發。不日到了兗州，報入劉總管署內。劉廣夫妻聞得孔厚到來，真是神仙下降。卻又喜裡帶憂：喜的是孔厚醫道高明，當能起死回生；憂的是只恐孔厚也說沒法醫治，真是心斷念絕。閒文少說，當時劉廣和兩個兒子劉麟、劉麟到馬頭上迎接孔厚、希真，眾官員都來相見了，劉廣便直延至署中花廳敘坐。劉廣先問近日賊勢，希真將賊人猖獗的話略說一番。劉廣道：「盧虛義那廝犯我北門，一攻而走，現在屯住境外北固山。我飭各處嚴緊把守，□餘日前我用火攻之法燒那廝後營，還是秀兒病中替我劃策的，卻不能□分得利。如今病勢日重，孔兄降臨，深慰渴念。」孔厚道：「小弟自被高封斥逐之後，在敝鄉居了年餘，又因訪友到姬公山，兜纏許久，久疏音問。吾兄榮升尚未道賀，並不知令愛小姐貴恙如此沉重，雲公子來追尋，小弟恨不插翅飛來。」

劉廣稱謝，便延希真、孔厚進後堂，劉夫人也出來相見。孔厚問近日病勢，劉廣搖頭歎氣道：「這兩日我也不望他活了，百計千力，真是有增無減，日甚一日。雖承賢弟遠來相救，看來只是盡人事耳。」遂將慧娘自初至今的病情細說了一番。劉夫人道：「只望孔叔叔仙手，救他的性命。」說著滿眼流淚。劉廣對希真道：「我已探知破奔雷車之計不成，秀兒前恐他耽憂，並不提起，只說已得勝了。少刻你也休提起。」希真點頭。孔厚便請診視，劉夫人道：「房中都預備妥了，只等孔叔叔進去。」於是希真、劉廣同夫人引了孔厚，齊到慧娘臥室。裡面自有侍女們伏侍，將羅幃掛起。只見慧娘斜靠在枕上，雲鬢蓬鬆，面容憔悴，兩顴被虛火燒得桃花霞彩也似通紅，氣促痰喘，□分危重。希真、孔厚至榻前問候，慧娘口稱萬福。劉夫人請孔厚診脈，孔厚調息靜氣，細診那慧娘的六部脈息，俱散亂如絲，也分不出至數，但覺撇撇霍霍，如火燃鼎沸，心中大驚，卻不敢直說，因問：「胸中間滯否？」慧娘道：「甚是飽悶，亦有時忽然鬆爽。」又問：「瀉利否？」慧娘道：「便是泄瀉利害，飲食不進，痰如膠，晝夜咳嗽不絕，

通夜不能安睡。每夜發熱，天明盜汗不止。心中不敢想事，一想便覺頭暈欲倒。血卻有四日不曾吐。」孔厚道：「此小姐因軍機重事，用心太過，以致水火不交，須寬心靜養，服小生之藥，可以全愈。」慧娘知是孔厚假言安慰，因歎道：「孔叔叔，生死有定，有何足惜。況奴家素來參究內典，了達生死，色身去留，毫不介意。只是我家俱受朝廷厚恩，奴正要竭此一隙之明，佐我父兄報效國家，今狂寇未滅，此志不遂，含恨入地，真可悲也。」眾人聽了，無不慷慨下淚。

慧娘果然問起奔雷車之事何如，希真道：「正要教男女放心，用你的妙計，叫卿兒射殺那頭目，果然大破了那車。宋江大敗而走，逃入萊蕪，早晚可就擒也。」慧娘聽罷笑道：「卻是姨夫哄我，甥女早已知道此計不濟，賊勢正在猖獗。」劉廣、劉夫人驚道：「是那個走漏消息，吃你知道了！」慧娘道：「何用走漏消息，若使官兵大勝，大姨夫必在彼辦賊，豈能與孔叔叔同來？前日爹娘之言，孩兒倒信了。方才一聽說大姨夫亦來，便知此車尚未曾破，爹娘恐孩兒憂苦，特地瞞我。爹爹昨夜說探得此車，係西洋人白瓦爾罕所造。孩兒卻曉得此人，是西洋有名巧師喇啞呢喇之子，最善製造攻守器具，端的心思利害。此人不除，真官軍之大害也。我又守著牀上，用心不得，如何是好？」希真安慰道：「賢甥女病勢如此，切勿再憂念軍國，宜息心靜養，服孔先生之藥，及早全愈，破賊未晚。」慧娘點頭。覺得多說了幾句話，氣衝上來，喘嗽不已。孔厚道：「我等且出外面議方。」劉夫人叫侍女仍把羅幃放下，都一齊出來。

孔厚已先到了廳堂上，頓足捶胸，叫起撞天苦來。眾人驚問道：「敢是真不可救了？」孔厚道：「還問甚的！再是八日便歸天了，更有何法可救。今日二日七日，這個月大盡，下月四日，那想再留得。」眾人都哭起來。劉夫人只是向孔厚下拜哀求，孔厚道：「嫂嫂揣理，小生並非不肯出力，只我不是神仙，那有靈芝仙藥，所用不過樹皮草根，油乾燈盡，大命已終，如何救得。」劉廣道：「我疑莫不是從前之藥吃壞事。」孔厚道：「從前是何人醫治？」劉廣道：「此間醫生不少，最有名的兩個都來看過，用藥全不濟事。還有一個老醫陳履安看過一次，卻不曾服他的藥。因眾醫士都說他的藥太霸道，所以不敢用。」便叫：「取從前服過的藥方，並那老醫未服之方，一齊取來，與孔先生看。」孔厚逐一看了，拍案叫苦道：「這樣藥，豈是醫這樣病的！令愛小姐貴恙，實由前番力守孤城，捍御強寇，晝夜焦勞，心脾耗傷，以致二陽之氣鬱結不伸，咳嗽發熱，吐血不寐。當時若用甘平之劑，調和培補，無不全愈。卻怎的把來當做了風寒症候，一味發散，提得虛火不降；卻又妄冀退熱止血，恣意苦寒抑遏，反逼得龍雷之火發越上騰，脾腎之陽已被苦寒藥戕賊殆盡，所以水火不交，喘瀉不已。且因天癸虛乾，認為阻閉，謬用行血破瘀，血海愈加枯竭。近日想必沒處摸頭路，故將一派不涼不熱、不消不補的果子藥兒，搪塞了事。此等虛實不明，寒熱不辨，胡猜瞎鬧，誤盡蒼生。這陳履安的方兒，雖非分神化，卻也洞明本源，不失規矩，早用他的藥，何至於此！卻怎地胡說他是霸道，請問霸在何處？真是燕雀笑鴻鵠，糊塗顛倒，至於如此，這病怎的不是這一派藥醫壞！」孔厚正罵得高興，劉廣不聽則已，一聽孔厚這番言語，便叫軍官：「去鎖那兩個名醫來，發中軍官重責一百棍再說。」夫人、孔厚再三勸阻。劉廣耐了半晌，方著人持了名刺，到地方官衙門去，傳那兩個名醫來，每人處責，順腿四板，以泄忿恨。一面速教人去請陳履安來。誰知那陳履安有人聘請，到濟南去了。當時孔厚只得獨自定方，以心問心，足議了一個時辰，才酌定了君臣佐使，天色已晚。孔厚親自製藥，直至三鼓，方才煎好，送與慧娘吃下。孔厚又陪了半歇，劉廣相勸，方去就寢。

當夜孔厚那裡睡得著，翻來覆去的籌畫這病勢。看看窗紙發白，只見劉廣慌張出來，直至榻前，放聲痛哭道：「今番休也，吃了你的藥，索性氣都絕也。」孔厚大驚，忙問其故。劉廣道：「藥下去，不多時，滿腹攪痛，連噎帶嘔，把顆心都嘔出來，人已是死了。」孔厚好似跌在冰窖裡。只聽裡面一片哭聲，叫道：「孔厚，還我女兒命來！」卻是劉夫人奔出來，披頭散髮，撞入孔厚懷裡。孔厚驚地竄醒來，卻是一夢，扼不住心頭亂跳，冷汗如雨，心內愈加憂煎。披衣出房，只見曉風習習，殘星在天，聽上房卻靜悄悄地。入房又坐了許多時，侍從人方都起來。只見劉廣與夫人一齊出來，笑容可掬，稱謝不已，道：「先生真是仙手也，昨夜小女服了妙藥，竟得安睡，不過瀉了一次，咳嗽亦減了大半。今早醒來，竟思飲食。」孔厚聞言大喜。劉夫人道：「小女這番重生，皆孔叔叔再造之恩也。」

須臾，希真亦出來，說道：「且請先生再去一看。」孔厚欣然，一同入慧娘臥室，重診了脈，又細問了幾句，仍到前廳上。劉廣問道：「如何？」孔厚只是搖頭歎氣，道：「不是真好，脈氣絲毫不轉，不過因這藥性鼓舞脾氣。待藥性慣了，仍然不濟事。」劉廣同夫人一段歡喜，聽了這話，依然一塊石頭壓在心上。希真垂頭不語，無計可施。少刻，合署聞知慧娘病有轉機，都來問候稱賀。劉廣、孔厚將脈氣不轉的話說了一遍，眾人道：「或者孔先生加意小心，脈氣漸漸會好，也未可定。」劉夫人道：「我昨夜對天許下願心，今日須得邀請道眾，設醮攘解，請主帥號令，傳齊人手，禁止屠宰，大小軍士各持齋三日，務求神天垂佑。」劉廣道：「似此病人青盲，恐禳解亦是無益。」希真道：「夫人所見亦是。」大眾均稱是極，遂差人邀下道眾。希真道：「既如此，吾當親來朝真進表，秉誠求禱。」便傳令持齋斷屠，又吩咐備下香湯，沐浴更衣，將都簽道寶請出正廳供養。

不說眾人去安排醮事，這裡孔厚仍舊盡心竭慮，按方進藥。下晝慧娘服了藥，還能安睡，到半夜後，果然外甥打燈籠，其名曰照舊，依然諸病復轉來。三日醮事圓滿，看那慧娘日沉一日，希真無計可施，孔厚束手無策，劉廣只把腳來跌，垂頭歎氣，劉夫人只是哭，他兩個哥子劉麒、劉麟也只是愁眉相向。吃藥下去，好一似石頭上淋水。看官須知：這番慧娘端的上天路遠，入地路近，並非孔厚前番做夢。只見劉麟道：「那年腳妹妹被高封妖法逼壞，大姨夫曾用乾元鏡照看有影無影，以定吉凶，今何不試試以決疑惑。」劉夫人道：「此說甚當。」便同到外面與希真商議。希真道：「又沒有救他的方法，照看也是無益。我往常定中觀看，甥女根基不薄，今不幸如此，真不可解。方才我得個計較在此：我那乾元鏡，圓起光來，能測未來吉凶，有趨避之術，而且人人可看。不比世上圓光，定要用童子。我今夜便作用，你們都來看，或有生路，也未可知。」眾人聽了甚喜。

當晚打掃淨室一間，用香花燭燈供起那面寶鏡，希真引了眾人，到淨室裡面行禮參拜了。希真念動真言，鏡面上布了罡氣，教眾人凝神靜觀，休要指點喧嘩。眾人依言，都靜心息氣，看那銅鏡，只三寸大小，空空無物。注目良久，正看得眼花繚亂，但見那鏡面漸漸的有車輪大小；再看時，只見鏡內黑雲湧起，滿鏡黑暗，黑雲影裡電光飛舞，閃閃不定；許多時，電光漸歇，黑雲亦漫漫地散開了，鏡子裡面現出一座高山。眾人都不敢則聲。只見那高山上，一個三四歲大小的小孩子，赤條條不著一絲，在山上跳上跳下，來去如飛。山凹裡蹲著一隻金錢豹子，分分猙獰兇猛。山腳下又一個男子，坐在牛背上吹笛，兩個童子隨在後邊。眾人甚是驚異。只見那山漸漸改變了模樣，那些人物通不見了，山上卻湧出一座寶塔來。那座塔金壁莊嚴，共有七層。卻一種作怪，沒有塔頂。塔下又有三間茅庵，蒲團上坐一老僧；山腳下無數兵馬營寨帳房，旌旗滿野。再看時，塔頂忽全，那老僧面前，又添一個青年女子，頂禮膜拜，行狀舉止，彷彿慧娘。眾人正驚訝間，只見裡面天上跌下一團火來，直落在塔前，霎時間滿鏡都是火光，象一輪太陽一般，奪目耀眼，眾人都不能正視。不多時，火光斂歇，依舊三寸大小一面銅鏡，空空無物。

看畢，希真將寶鏡收好，問眾人時，所見皆同。大家都揣擬不出，只見劉夫人道：「莫不是那裡有寺院建修寶塔，不曾完工，丈夫何不差人各處訪問，可有寶塔不曾安頂。想是佛天要女兒身上去圓滿功德也。」劉廣道：「你休亂說，據我看，那初次所現的山，確是高乎山鄉境界，那騎牛吹笛的人，必是徐溶夫。我常時聽孔兄弟說，徐溶夫醫道不在他之下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只見孔厚把腳連頓道：「我正忘了，他在鉅野縣高平山，離此不到三站路，當初仁兄何不請他來診視？」劉廣聽了大悔，因恨道：「都被那兩個狗頭醫生，說得絕不要緊，所以我也不想到他。」劉夫人、劉麒、劉麟也兀自懊悔不迭。

正說間，只見慧娘差侍女來問圓光之事。希真道：「我們且去告知了他，或者他心中之事自己了悟，我等如何猜得。」眾人聽了，便都起身到慧娘臥室，將圓光之事細對他說了。慧娘聽罷，便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爹娘與孩兒安排後事，此病決不起也。」眾人驚問：「何出此言？」慧娘道：「但問姨夫，他知道我，往常說我的功行似七層寶塔，只少一頂。今圓光中無頂之塔忽然有頂，又是我向僧伽皈依頂禮，此種景象豈不是我的結局了。」希真道：「非也，賢甥女休如此解。聖人云：言不苟造，論不虛生。若依甥女所說，只解得末後一段，上頭那些景象，豈非虛言空文？神明之兆，必不如此。我想圓光中既現出高平山境界，甥女之命必應

在徐溶夫來救。著七層寶塔之說，或應在甥女日後功程圓滿也。」孔厚道：「我時常聽得徐溶夫說，高平山鍾靈毓秀，內多仙藥，可以續命延年。那小孩子同金錢豹，想必是草木的精靈。神明既示應兆，想小姐必然有救星也。」慧娘點頭。

眾人一齊退出，孔厚道：「此去鉅野縣三站路程，回往須得五六日。我看小姐病勢，斷挨不到□日工夫。為事緊急，小弟願星夜趨程前去，與徐溶夫商量，或請得同來更妙。」劉廣道：「小女全仗賢弟診視，你如何可去。我想不如央范成龍去，他也與溶夫廝熟，不必遲疑。」便請范成龍來說了。范成龍道：「如此說，事不宜遲，小弟帶些盤費乾糧，挨到天明便動身。」希真道：「此去鉅野縣，若走正路，恐誤日期；若抄近走，那山僻曠野，無人之地最多，恐遇狼蟲虎豹，賢弟休一人去。」范成龍道：「只消帶五七個精壯軍健，並選好頭目，帶了弓弩鳥槍，同了我去不妨。」當時議定了。劉廣、希真、孔厚三人，聯名寫下一封書，付范成龍收好。看看天將明亮，范成龍等飽餐已畢，辭了眾人，帶著伴當，取路便行。

不說孔厚等仍按方進藥，醫治慧娘，卻說范成龍離了兗州，一行人馬取路直奔鉅野縣來。此等緊要事，范成龍怎敢怠慢，端的馬不停蹄，一氣奔趕。當不得天氣炎熱，太陽當空，汗如淋水，人馬喘乏。到了西牌，已過了棲霞關，從人道：「今日可投孤雲汛安歇。」范成龍道：「若住孤雲汛，明日又須得走一日。今日初五，已有月光，我們趁些光亮，過孤雲汛寬走幾程，遮莫那裡去權宿一宵，明日傍晚可到高平山鄉，第二日就打個來回才好。」

當日范成龍趕過了孤雲汛，往前又走，卻已都是山路。那輪炎日已漸漸下去，聽的是萬樹蟬聲，見的是千層濃綠。范成龍主僕走夠多時，人馬枯渴，卻又遇不著個豁澗。一個從人指著那邊說道：「深樹裡微微有些煙，想必是村人家，我們且去討口水吃。」范成龍依言，便岔將過去，不上半里之遙，已到那人家面前。卻是一座半大不小的莊院，有數□椽瓦屋，裡面也有些園林樓閣，門前卻有一帶清溪，八字門首立著一個五□餘歲的婦人，衣裳清楚，大家風範，扶著一個小丫鬟在門首閒看。范成龍一干人見了那道清溪，都去取水吃。婦人見了他們這伙人，便扶著小丫頭，近前幾步，看了看范成龍，問道：「你這官人上姓？」成龍答道：「姓范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大名敢是成龍？」范成龍吃了一驚，看那婦人卻不認識，便拱手道：「老奶奶何處曉得賤名？」那婦人笑道：「果然是的麼，你認不得我。」那老婦人說出來歷，有分教：高平山中，殺翻竄山跳澗猛惡獸；猿臂寨內，更添衝鋒陷陣勇將軍。畢竟這婦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